

对靳北彪先生《创造论》的一些看法

11710108 孙挺

当我第一次看到靳先生的《创造论》时，我感到一份沉甸甸的重量。这本书的封面以纯黑为底色，烫上金光闪闪的名字，确实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冲击。洗干净双手后，我翻开了它，一字一句认真看了起来。煌煌 400 多页，以一种极其严谨的逻辑和张扬奔放的想象力述说着有关创造的种种观点与事实，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让人仿佛能够感受到靳先生那如同星空般深邃的思考，仿佛能够感受到靳先生那如同火焰般挥洒着的热情，能够感受到靳先生那如同海洋般渊博宽广的知识体系。读罢掩卷，让人仿佛感到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不由得拍案叫绝，直呼写得好，写得好啊！

靳先生出生于吉林，有着东北汉子那种独有的豪迈与洒脱，仿佛天生就要成就一番大事，就要对于影响了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创造力进行一番系统的总结，就要对于人类创造活动的本质与逻辑关系进行最终的审判。他 1990 年时，从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毕业，后来又到了美国华盛顿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长期从事能源动力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让他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足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浩如烟海的科学史中筛选分析出适当的材料，然后不断总结提炼，不断升华，最终以他那朴素有力的生花妙笔完成了这本惊世之作。

靳先生在书中如是说：“选拔出具有高超创造力、为超越颠覆而生的人，重金培育他们，重金放纵他们，他们就会以天文倍率回报世界。”这是靳先生在看清我国科研创新体制后，经过深思熟虑给社会、给国家开出一副济世良方！

想当年，“八叛徒”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肖克利的肖克利半导体公司（Shockley Semiconductor）辞职，参与组建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s），后来又各自开创新公司，成立了 Intel、AMD 等众多半导体公司，加速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他们看似任性，却奠定了整个硅谷后来的产业布局，让加利福尼亚州成为了创新之州。

再看看华为。任正非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这样说，华为 5G 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来自于华为在俄罗斯的研究所里的一位俄罗斯数学家。这位俄罗斯数学家来华为在俄罗斯的研究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如果按照当今的终生职位制，他按理说是要被清理出去的。但是华为没有这样做，华为知道靳北彪先生的“天才放纵论”，懂得给天才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最终取得了理论上的突破，从而奠定了它在 5G 上的领先地位。

反观我们当今的科研制度，只知道发表论文，只知道影响因子。于是大家争相发表一些热门并且容易发表、容易被引用的领域的文章。很少有人愿意坐冷板凳，愿意深入底层，将整个体系弄清。这正是中国科研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

那些具有高超创造力、为超越颠覆而生的人，在这种僵化的体系下，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做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发表一些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多少贡献的论文。这正是劣币驱逐良币，是中国科研体系最大的毒瘤！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是像靳北彪先生说的那样，重金培育他们，重金放纵他们，而不是圈养他们，让他们随波逐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科学与技术，而不是总是被卡脖子。

靳先生还说，逻辑能力与哲学能力来源于高傲的灵魂，而高傲灵魂来源于先天所赋、无后顾之忧的经济基础与引以为豪的社会地位的合，或来源于先天所赋与存亡压力的合。当下中国具有高傲灵魂科学家不足就是中国钱学森之问的解。

我想，靳先生说的极其正确啊！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后来的几百年时间里，科学还不是一种职业，大家研究科学或多或少都还是从兴趣出发。

那时候研究科学的人要么是本身就是贵族或巨富，像傅里叶和拉瓦锡那样衣食无忧，并不指望着研究科学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物质收入，而是纯粹是出于兴趣。所以，他们不受任何人的约束，随心所欲，想要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这样，他们就能在一个方向上深入分析钻研，并且和别的东西交融在一起，进行适当拓展。像我们知道的傅里叶变换和拉瓦锡的质量守恒定律都是这样出来的。

还有一种人，他们虽然不是巨富或贵族，但是他们靠巨富和贵族养着，一样衣食无忧，只要醉心于自己喜欢的领域上慢慢钻研就可以了。像高斯就是这样的。他们一样拥有一种贵族的研究风格，如同靳先生所说那样，拥有逻辑能力与哲学能力以及高傲的灵魂。

但是，反观我们当今的科研界，有多少人还拥有这种精神呢？有多少人可以不顾他人看法与热点潮流，而是专心研究自己喜欢的领域呢？鲜矣！一旦不研究那些热点，不做一些已经有人研究过的东西，就不能向负责审批基金的那伙人说明自己的研究有多么重要，就不能获得基金赞助，就不能继续自己的研究。可是，一旦追逐热点，一心想着发表一些热门论文，就与自己最初进入科研界的愿望项违背，最后即使能发表那些论文，拿到 **faculty**，又如何呢？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真的有什么用吗？即使有用，反正研究的人那么多，少自己一个又怎样？还不是有人可以研究出来，也不会晚多少。最后那些论文，在几年后又由谁看呢？浪费着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却只是生产出一堆废纸，只是积攒着一些引用和 **h-index**，违背了自己当初做科学家时的初心，成为了科研民工，内心不会痛吗？可是痛又能怎样？制度就摆在那里。所以，靳先生说得对，中国的科研创新机制必须修改，再也不能逼良为娼了，再也不能劣币驱逐良币了！

这时候，我们不妨想想张益唐先生。当年张益唐是北大数学系 78 级最优秀的人之一，但是到美国后一度陷入窘境，不得不到赛百味去当收银员。最后在学弟的帮助下才拿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临时讲师职位，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没有升职过。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数学的热爱，一直坚持尝试攻克那些最难并且在当下有可能做出来的数学难题，最终才做出了素数有界性这一从欧几里得时代开始困扰了人类两千年的大问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才是真正的无用之用，而不是某些我们调侃的“生化民工”的那些难以重复甚至不能重复、自己心里很清楚除了用来毕业和评职称没有任何作用的论文。

正如靳老师所说，只有中国科研制度真正的改革了，不再唯论文论、不再唯引用论、不再唯影响因子论，那么中国的真正的创新才能大规模地出现，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次又一次地被美国等国家卡脖子。靳老师很期待，我也很期待。但有一说一，毫无疑问这本书就是垃圾，它的唯一作用就是浪费我四个小时时间来写这篇垃圾论文。